

·书香无锡· 江苏省全民阅读好栏目

穿越时光的行走与对话

□汪文

师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先生的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黄晓丹，在她的著作《诗人十四个》分享会上，探讨了古典诗词中对于人生问题的探究。

黄晓丹把自己近年来的行走称为探寻，这不仅是地理上的跨越，也指引着纸面上的探寻，那就是阅读。这种阅读不仅仅是文学阅读，也包括一切以读为媒介所进行的探索。

一个人生活的记忆中间，有一些无法转述、无法共通的地方。在阅读诗歌的时候也会发生这种情况。黄晓丹说，在上小学的时候，她曾经学过宋代姜夔一首词，“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今何许？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即使没有注解，当时还是小学生的她依然懂得诗歌表达了什么内容。如果碰上阴雨天的时候在鼋头渚远眺三山岛，就知道什么是“数峰清苦”，这些都是自己熟悉的场景。如果生活在这种环境中，诗歌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和自己的生活映衬，其他的文学部分也会变成自然而然

能够体会的东西。

秦观在《踏莎行·郴州旅舍》写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黄晓丹以此诗为例说，在无锡杜鹃园阳光最好的地方有一整面山坡种满了杜鹃花，名叫“醉红坡”，对面有一间很高的屋子笼罩在山和古树的阴凉中，与醉红坡隔着一条只有梅雨季节才有水的山涧。室外的杜鹃花已经开得十分热烈了，可是一走进这间屋子，就会感到寒气四溢。外面的春光越明媚，屋内的寒气就越彻骨。在这样的地方，即使是诗中所述的场景，也会明白什么是“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外面春色满园，杜鹃花盛开，杜鹃鸟啼叫，游人只能穿短袖，可是一走进房间，便只有清冷、寂静和孤独。

最近这些年，因为古典文学开始热起来，人们学诗歌的热情也逐渐高涨，好像学习诗歌变成了一件很荣耀、很风雅的事情。黄晓丹认为，诗歌并不是一条金项链、一件

漂亮的衣服、一支口红，可以让人更加优雅。诗歌更重要的是生命的需要。正是因为现实生活的种种繁杂，才需要偶尔把自己引入到诗歌照亮的世界，来填补生命中的晦暗空间。

诗歌中有对生命的领悟。叶嘉莹先生认为，中国诗歌最重要的质素，就是那份引发感动的力量。从陶渊明到杜甫，再到李商隐等诗人，丰厚高贵的人类情感总能在人的心中激起共鸣来抵抗对空无的知觉。这就是在无常中有一贯之的坚韧之气，激发人们在平常中有一贯之的坚韧之气，激发人们在平常中有一贯之的坚韧之气。周邦彦的哀泣局限和晏殊的接受局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经历，语言也有自己的痛苦、困惑、生命背景，他们都需要听众和众生喧嚣。

对于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古典文学能否做出圆满的解释？对于人世中最险恶的选择，古典文学能否提供坚强的支撑？对于心里最幽暗的心事，古典文学能否给予温存的慰藉？这是黄晓丹一直追寻的。第一点对应“真”，第二点对应“善”，第三点对应“美”。黄晓丹在自己的著作《诗人十四个》中给出了几组对照：李商隐的投入生活和王维的节制欲望；陶渊明的内在探寻和辛弃疾的外在探寻；陈子昂的寻求认可和张九龄的自我接纳；姜夔的自我消弭与苏轼的建立关系；周邦彦的哀泣局限和晏殊的接受局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经历，语言也有自己的痛苦、困惑、生命背景，他们都需要听众和众生喧嚣。

自我的良好品格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她引用常州诗人张惠言的一首诗来勉励自己：“我有江南铁笛，要倚一枝香雪，吹彻玉城霞。清影渺难即，飞絮满天涯。”新生和凋敝不过是顷刻间的转易，生命的空落感，需要高远的人格境界来应对，哪怕只如灵光一闪，转眼飘散无踪。

对于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古典文学能否做出圆满的解释？对于人世中最险恶的选择，古典文学能否提供坚强的支撑？对于心里最幽暗的心事，古典文学能否给予温存的慰藉？这是黄晓丹一直追寻的。第一点对应“真”，第二点对应“善”，第三点对应“美”。黄晓丹在自己的著作《诗人十四个》中给出了几组对照：李商隐的投入生活和王维的节制欲望；陶渊明的内在探寻和辛弃疾的外在探寻；陈子昂的寻求认可和张九龄的自我接纳；姜夔的自我消弭与苏轼的建立关系；周邦彦的哀泣局限和晏殊的接受局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经历，语言也有自己的痛苦、困惑、生命背景，他们都需要听众和众生喧嚣。

·速读·



《史记的读法》

杨照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作者打乱《史记》原来的篇章次序，以“历史式读法”还原当时的社会背景，解释重大事件的因由，以“文学式读法”去接近司马迁的视角、态度与理念，把经典带入今天的时空。从《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开始，解读司马迁的切身遭遇，进而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后本纪》等篇章分析汉代初期的历史，表现司马迁对汉初政治运作的锐利观察。在本纪和列传的布局谋篇中，也可以发现司马迁眼中谁才是值得载入史册的典范，哪些价值才是让他耗尽心神写完《史记》的动力所在。



《古代中国的文明观》

浅野裕一 著 新星出版社

自然与文明、环保与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在与自然斗争又共存的过程中，人类逐渐发展壮大，为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人类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从古代思想中发现现代价值，为我们在思考今天的诸多问题时带来启示。本书从文明观的角度切入儒、墨、道三家思想体系，通过辨析三者的不同，直达各自价值体系的核心。



《食物的逆袭》

云无心 著 中信出版社

你真的了解身边的食物吗？无论是我国原生的产物，还是海外舶来的食物，它们的历史和功效、关于它们的争议和质疑，可能和我们的想象完全不同。人气科普作家云无心再献佳作，用六 chapters，以数十篇有趣的科普短文，带你进一步了解身边的食物，打破你对食物的常识误区和认知壁垒，打开全新视野。



《且抱古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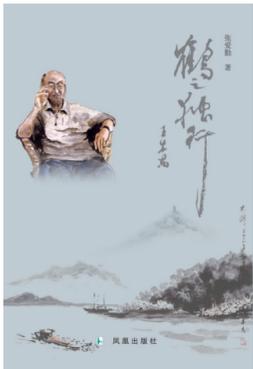
周华诚 主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以唐代古琴为素材，以浙派古琴为脉络，以当代琴人为花絮，是一本观赏式、有情趣的图文古琴书。全书共四章：《遗音》《弦外》《雷公》《相遇》，分别谈到故宫藏琴、浙派古琴、唐代雷公琴的流传轶事以及唐代藏琴的趣闻和诗赋中的古琴言论。另附有清代名家手绘弹琴图、魏晋竹林七贤弹琴石刻、当代琴家管平湖手绘仕女弹琴图等等几十幅插图。

·书故事·

笔墨留痕：泥人大师的一生

□张颂斌



《鹤之独行——王木东》

张爱勤 著 凤凰出版社

由张爱勤撰写、凤凰出版社出版的《鹤之独行——王木东》一书发行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今年初去世的王木东先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对无锡惠山泥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做的继承、发展工作和取得的艺术成就，使他成了这个领域一个不可替代的人物。

这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传记作品，其中的许多内容都是第一次面世。《鹤之独行——王木东》一书共分七章。从王木东先生于1922年2月27日出生在辽宁省锦州市义县留龙沟满族乡曹家村写起，记述了王木东先生的家世。王木东先生本名叫王春和，由于从小热爱美术，后来有机会去东亚美术学院学雕塑。当时的雕塑老师叫王之江，是东京日本大学雕塑系毕业的。王之江老师看到他雕塑那么有兴趣，又很有天赋，就建议他去日本大学留学。1939年1月，王春和顺利考入了日本大学艺术学部雕塑系，先后接受清水多嘉示（罗丹的学

生）和本乡新（日本著名雕塑家）两位老师的雕塑指导，以及绘画老师内田岩、寺内太治郎及理论老师柳亮（留法学生）的教学。

这部书写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惠山泥人沿革、变迁和发展的历史。王春和于1943年在日本大学本科毕业后，毅然回到烽火连天的祖国。此时，他改名为王木东。1949年2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3年下半年，王木东接受组织的安排，从南京来到无锡，成为首任惠山泥人研究所的所长。他带领工作组人员迅速制定了工作思路：老艺人的生产小组正常生产；收集惠山历史及现代泥人艺术品、模型及相关资料；开始对惠山手捏戏文技巧进行学习、研究、记录；对惠山泥人彩绘技巧进行学习、记录；创办“江苏省惠山泥塑彩绘训练班”，培养泥人艺术接班人；成立“惠山泥人陈列室”，聘请艺人对历史泥人进行复制；对艺人进行艺术理论普及教育。

这部书还写出了王木东先生高尚的人

品和他所取得的杰出的艺术成就。从1953年到1992年离休，王木东在无锡惠山泥人厂、泥人研究所整整工作了四十年，创作了600多件雕塑作品。离休之后，他依然坚持外出写生，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工作条件，继续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艺术创作。王木东的这些雕塑作品，大的有将近两米高，小的仅有拇指大小；种类有泥塑、彩塑、手捏泥人等；题材涉及历史名人、经典剧目、神话传说、民间习俗、文物遗存等，还留下了40多件油画精品和3000多幅国画（写生）作品。1988年，王木东先生被轻工部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对于王木东先生的人品与艺术的研究，以后一定会有更为全面、更为深入、更为透彻的作品问世。但是，张爱勤的这本《鹤之独行——王木东》，由于收集掌握了不少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原创性，又得到王木东先生生前的亲自过目和审核，是一部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专著。

·漫谈·

邂逅，只在文字里

□丽文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梅的文字，我的眼光便被深深吸引。梅的文章宛如风中飘扬的花瓣飘落于静水之上，恬静、温婉、唯美，不管是描摹唐诗宋词里的风华，还是追忆记忆中那些遥远的过往，又或者信手捻来的一片落叶，都融进了梅的柔软情丝，读来温润于心，余韵缭绕。

不知不觉地就走进了梅用文字编织的世界里，循着她的目光，我邂逅了一个个似曾相识的文艺雅士，品味了一个个消失在时空里的场景和片段，感怀在时间长河中沉淀下来的一行行珠玑文字背后的故事。

梅的视觉独特，有时她跨越千年，与古人进行着心灵对话。“唐诗一首低吟出谁的梦呓，素纸留香缥缈了何处的芬芳。”翻开梅的一卷大唐风华，你仿佛梦回了大唐盛世，目睹了那么多文人骚客泼墨吟诗，游走在大唐的盛世烟花中。而梅为我们裁下

的那一剪宋朝的时光，让我不禁为宋词里的几多悲欢离愁而动容。

在梅的字里行间用心呼吸，总觉得那些字符里散发出来的气息是我喜欢的味道。生养于江南水乡，我怡然于杨柳岸的晓风朗月，似水柔美的文字于我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我一直沉醉在这样的气息里。每次去新华书店购书，但凡有梅的书，我都会第一时间购得，家里不大的书柜里梅的作品占据了大半地方。我是一个很挑食的人，就像日常饮食，喜欢的菜我会百吃不厌。对于书亦如此，遇到一本我喜爱的书，我会惊叹于文字的精妙，反复阅读数遍，恨不得把它一字不漏地背下来。无疑，在文字的世界里，梅的风骨和姿容令我悦然，所以我愿意一直行走在她笔下的世界里。

梅喜欢烟雨江南的恬淡意境，因而她笔下关于江南的走笔随心文章有许多是发

生在我熟悉的地点，我据此猜测梅应该是居住在太湖之滨的某个古朴的巷子或者环境幽静的小区。果然，有一天，文友馨兴冲冲地跟我透露，梅就居住在我们这个城市的某个小区，并且离我们工作的地点不远。馨在我的影响下也喜欢上了梅的文章，作为梅的忠实粉丝，我们曾经多方打听梅的消息，但是有关她的讯息不多。她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她是一朵独自绽放于空谷幽涧的梅花，不惹一点尘埃。或许是一直倾慕她的才情，又或许是感动于她看淡红尘浮华的禅意，我潜意识里希望有一天能走近这位隐逸才女，有幸目睹她在万丈红尘中行走的姿态。

我不追星，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慕名寻访我心中的偶像。我们一路导航来到了梅所在的小区，我和馨甚至想好了见面词，或者，如果可能，我希望拜她为师，她的

知识和才情于我是高山仰止。

门姗姗打开，出来的是一位阿姨，她是梅雇用的管家，负责一日三餐和日常保洁。我们讲明来意后，她告诉我们，梅于一周前远行了，要一个多月后才回来。梅每年都会只身游走于山涧大川，就像古时候的文人侠客，竹杖芒鞋，闲云野鹤，寻找灵感，她的去向和行程从不告知任何人。阿姨说，梅在生活中朋友不多，很少有人登门做客。

静水流深，保有一颗禅心，与春光月伴，我写我心，自开自妍，风骨如梅，我的心里似有潮汐在涌动。

离开时，我们并未提出进一步的约定，相逢随缘。

生命中，有些熟悉的人和事可以视作无物，而有一些，只一眼，就可以走进心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

·最书评·

遥驻木兰舟 ——评旧体诗集《耕读集》

□陈冰

这本《耕读集》，是一位资深媒体人的轻盈转身与生命起舞。

正如作者阑乃庆题在扉页上的诗句：“只道一苇渡江阔，岂料无绳系兰舟”。想来是他特别心爱的句子，上句典出《诗经》“谁谓河广，一苇杭之”。“木兰舟”典出任昉《述异记》，据说浔阳江有木兰树，鲁班刻之为舟。诗无达诂，但还是不由得引人遐想：作者是否以木兰舟作为精神摆渡人？

相较于《国家记忆》《黄河流过的村庄》《崑江》等教科书式的鸿篇巨制，作者坚持写诗十载，于焉徜徉、藉以避喧，其流传范围不出三五唱和、知己吟赏。如果说纪录片是恢宏的纪念碑，是葳蕤矫拔的橡树白杨，那么《耕读集》所录五七言短章小制，仿佛他葺于竹篱掩映的数畦花圃。而更具意味的是其私人书写姿态，不同于他所擅长的国族叙事、方域纪胜，这本《耕读集》纯然属于作者自我的心灵版图。

细品数百诗笺，不难发现作者多半萦绕安身立命的传统情结、生存经验的内省自审，无疑是他关注的焦点，属于古典诗学讲究的“诗中有人”。他注入文字的，无非

读书人日常感思。没有“寻山陟岭，必造幽峻”的出奇制胜，亦无“岩崖千重，莫不备尽”的包孕万象。大抵围绕他二十年南北奔走的辗转就职、节令风物、亲友桑梓诸般话题，从中折射出对时代氛围与自我处境的感知与思考。正如他在《自叙：想像另一种方式》所说：“我只能从我的眼睛里看世界，只能用我的身体和心灵去和世界交往”，他认为“外面的世界，需要通过内心世界的窄门才能真正进入”。《耕读集》与周遭世界的关系，或许正如水滴之于长川，贝壳之于大海，既个人又公共，既烟火日常又内省超越。

于是这本诗集几乎全部凝聚于“我的心灵就是整个世界”。作者对世界的勘测，贯穿于“成长与成熟、孤独与烦恼、追寻与苦修、堕落与超越、觉醒与证悟”的个人历程而迤迤展开。开篇即是早年北漂所作：“江湖魏阙，怀沙影凄。骚终未离，愁将焉避。”如同屈子去国的孤绝，他正承受着艰难抉择的炙烤。四年后徙居南京，“山影空蒙石径寒，湖光潋滟柳影瘦。鹊噪鸦啼论福祸，燕来雁往话春秋。”满湖寒风，牵惹出年届不惑的瞻前顾后。寓居太湖畔，“坐

听风雷起，愧作壁上观。莫道形影吊，风雷加餐饭”，那是酌酒自宽“我与周旋，宁作我”的坦易疏狂。至于“前程茫茫走老马，谦狂自牧守流年”的矜持自守、“水能清性做朋友，竹解虚心是先生”的自警自励，凡此等等，读下来感觉如聆夫子自道。

整本诗集归于日常经验与自我书写，以诗歌为小辑轻舟，更轻盈地划向心灵的无边苇丛，挣脱有形无形之樊篱，从局天踏地中突围，在诗中过另一种生活。马尔克斯评塞鲁达说：“凡他触摸的东西，都会变成诗歌”。为俗世指点心灵庇护所，不正是每位诗歌写作者的基本责任？而诗中更多的是欢喜地迷途，谦卑地寻找出口，而这，焉知不是另一种意义的解缚与创造？正如作者在自叙中所云，“对诗歌的喜爱原来这样便宜”。

这本当代旧体诗集，也可谓当代人向古典语体的致敬。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诗坛，旧体诗日渐式微，与我们渐行渐远。其实古典诗歌自有其纪律，特有的风格体式与遣词造句，藏着另一个审美世界。她本可如慈母般对

我们温语叮咛、款款教诲，让我们不再粗糙、远离鄙陋。就像作者在诗集自叙中，列数了他喜爱的苏轼、钱谦益、黄仲则、龚自珍等人后，继以孺慕般深情道白：“他们应了现代人的心约，走出时间的藩篱，与我们相遇了，以一种牵云引雨之势、扫花吞叶之态、苞魅叶感之容，让我们裹陷其中，莫辨遐迹，不知所以。”这是我们当代人不可割弃的审美脐带啊！

这本旧体诗集名曰“耕读”，令人想起陶渊明归隐后的“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那时的隐逸诗人之宗，正在夏木扶苏、鸟雀啾啾中，安享“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的天游之乐。当年这位彭泽令的悄然挂冠，不曾任东晋政坛激起半点涟漪，却在他身后，如此剧烈地牵痛了“适俗”与“自适”交战，这根中国文人心灵史的伟大神经。似乎《耕读集》本能地将自己融入这脉显赫的书写传统。她出现在这浪激湍急的时代，大可诠释对传统文人生活方式的虔诚礼敬，亦向古代的诗圣诗仙遥拜一炷馨香。这本小书和个人写作，或许正藏着时间里沉默的答案和种子。